



无忧公主



美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四）

无忧公主

「美国」萧逸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哓哓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水涨船高，像是起潮了。

大船摇动得厉害，尤其是那根合抱粗细、高耸当天的船桅柱子，吱吱哑哑地响着，看样子真像是随时都会倒下来。

月亮够大也够圆，只可惜才出来不久就被乌云给吞噬了，江面上浪花汹涌，一个接一个地卷起来拍打在岸上、石头上、船身上，每一次都澎湃有声，激发出万点银星。

像是有人吩咐了一声，大船就悄悄地起锚了。

大江上蒸腾着白茫茫的雾气，时见鱼群的“泼刺”。

“白头”老金一声不吭地抽着烟，不时翘起脚来，旱烟袋杆子磕在鞋底上，笃笃有声地落散着小火星子。把舵的是他儿子“金七”，挺高的个子，头上扎着布，浓眉毛，大嘴，黝黑黝黑的，看上去像是天生干船的，有一身用不完的力量。

那一边灶头上，小伙计“毛五”正在升火煎药，一把把的树枝塞进灶头里，发出劈劈拍拍的响声，火苗子不只一次地穿出来，差一点就燎着他的眉毛。“嘿！”他嘴里嘟囔着：“煎药就煎药吧，干吗还非得要有这么些讲究？非得用桑树枝来烧火，怎么！桑树枝烧的火是冒蓝烟儿？”

“嘿，这你就知道了！”

老金微微咧着嘴笑，一丝丝的白烟，就像小蛇也似地由他黑

牙缝里钻出来。

“岐黄谱上说过，桑是属凉的，用桑枝点火，八成儿是去火吧。”翻着两只大肿眼泡，咂了一下嘴：“噢，准是清火气，清心补肺吧！”

“清心补肺？”毛五一脸的疑惑：“这么说，他是得了肺病？年轻轻的……可怜。”

“别瞎说！”白头老金立刻又正经了起来：“这话要让人家听见，可不答应你，年轻人嘴里要积德！”

毛五嘻着一张黄脸，道：“我只是瞎猜着玩罢了，要说人家相公，还真是个好人哪！”

一面说，他直起腰来，用一根白木头药杓子在大罐子里搅着，浓重的药气随风飘散开来。接着他用一个小小的药滤子，把罐子里的药汁滤出来，不过是小小的半碗药，又浓又绿的颜色。

毛五用鼻闻了闻，皱着眉毛道：“这是什么味呀？怪里怪气的！”才说到这里，他立刻眼睛发直地注视着前方，道：“看！那个难说话的主子来了！”

白头老金一怔，赶忙站起来，烟也不抽了，把着舵盘子的金七也伸长了脖子。

在舱檐前面两盏桶状的宫灯照射下，一条瘦长的影子已来到了近前。

白头老金紧张地趋前，陪着笑脸道：“唷！这不是史老爷吗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来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派头十足地点点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噢！”老金向外看了看，这地方他太熟了，当下脱口道：“五里滩，再下去是七星勾子，呵呵，还早呢！要到明天过了晌午，大概就到了汉江了！”

“哼！”来人不耐烦地听着，一双黄焦焦的眉毛，时开又合，两只小眼睛频频眨动着：“到时候记着告诉我一声，我要下去一趟买点东西。”

“是……”老金十分巴结的样子：“史老爷和贵宝眷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姓史的一下子虎起了脸：“你乱说些什么，小心我掌你的嘴！”

“啊！”老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半天才变过脸来，一面陪着笑道：“是……小人糊涂，小人糊涂！”

“不要再说了……”

姓史的抖了一下闪闪有光的黑缎子衣裳，冷冷地打量着面前的三个人：“前舱里没你们什么事，以后不招呼不许进来，只管好好招呼着船，到了鄱阳湖我们走人，钱只有多没有少，知道吧！”

倒是后面这句话还算中听，白头老金拱着两只手连连称是。乘这机会，他才看清了疑是“官场”上的对面这个人物。

五十六七的年岁，头发虽不像自己那样的全白，却也差不多半白了，一对招风耳，小鼻子小眼睛，老金看在眼里，却是纳罕着对方的这副尊容，也不知是哪一点主贵，值得他这么神气。

姓史的交待完了这几句话，刚要转身，一眼看见了毛五手里端着的药碗，怔了一下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……”毛五结巴着：“是……一碗药……”

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从第一眼看见这位史大爷起，毛五就对他不顺眼，可也真怕他。

“药？”姓史的已走了过来。

毛五讷讷地道：“是药，这舱里的一位相……相公……”

“这舱里的相公？”姓史的脸上像是忽然罩上了一层霜，拧过头来，瞪着白头老金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金不安地干咳了一声，讷讷地道：“是……这么回事，船过洞庭时，上了个客人……”话还未完，只见面前人影闪了一闪，紧接着“啪！啪！”两声脆响，包括金七、毛五两个人在内，简直都没看见姓史的什么时候出的手，白头老金已挨了两记耳光。

这两下子打得还真不轻，老金“啊哟”地叫着，顺着嘴角往下面淌着血。

金七不甘父亲的挨打，一下子由舵台上跳下来，伸手就去操一根长篙。

姓史的好像是一个练家子，好快的身法！

金七的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，已被那位史大爷的脚踩了个结实，别看他个子不大，劲头儿可是不小，没有怎么施劲儿，金七已痛得几乎咧嘴，连声“啊唷”了起来。

白头老金顿时傻了脸。

毛五更是端着碗，像个木头人似地怔着。

史大爷冷笑着道：“怎么着，还想动家伙，不要命了！”

白头老金哭丧着脸，连连打躬道：“小人不敢！小人不敢！史大爷你老高抬贵手吧！”

“哼！”姓史的缓缓松下了脚，一脸怒气地看着老金道：“不是跟你说得好好的，这条船，我们整个包下了？怎么还搭外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金自知理屈地陪着干笑道：“这……是这么回事，这位相公一个读书人，又有病，那间边舱房空着也是空着，所以就要他上来了！”

姓史想发作，却又忍着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好大胆子！叫他下去！”

“这……”金七一脸为难的样子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明天船一到汉江，就叫他下去！”

姓史的还要再说什么，就见前舱里款款步出一个细腰长身的姑娘，老远向着这位史大爷点了点头，姓史的快步迎了上去。

细腰姑娘噓一声道：“小姐关照，叫大叔你别吵，夫人和小主人才睡着了。”

接着说话的声音就低了，那位史大爷回过头看了后舱板上的三个人一眼，就随着来的那个细腰姑娘去了，紧接着前舱的两扇舱门也就关上了。

摸着麻辣辣犹有余痛的脸，白头老金缓缓地坐下来。

金七一脸忿忿地走过去，恨声道：“他娘的，船是咱们的，咱们爱搭谁就搭谁，他管得着吗？这个姓史的，也太欺侮人了！”

老金漠漠地看了儿子一眼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也难怪，收了人家的定钱，原是不该再搭外客的……”

“只是……咱们怎么跟那位相公说呢？人家还在病着！”

毛五插嘴道：“这我可不去说。”

老金叹了口气站起来，把旱烟袋杆子插在腰上：“有什么办法，小五，把碗给我，我瞧瞧那位相公去。”

毛五一怔道：“你真……真的要赶他下去？”

老金也没说话，接过碗来，独自个地走了。

背着身子，那位先生正在写字，一头长发披散着，一袭长衫也披散着，宝蓝缎子面闪闪有光，长长地曳下来，上面连一个褶子都没有，乍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匹缎子那么的平滑光洁。

船身微微地动荡着，使得悬置在他头上的那盏银红纸灯也在晃动着，是以，他修长的影子被扭曲了。

白头老金轻咳了一声道：“这位相公，你的药来了！”

“噢！”长发人缓缓地搁下了手里的笔。

老金把药缓缓地端过来，正迎着对方回过来的身子。

“何劳老丈亲自服侍，不敢当！”说话时，对方已接过了药碗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

老金笑道：“大概有点凉了，再去热一下吧！”

“不必了！”回答得很干脆。

一边说时，遂即仰首把小小的半碗药汁喝了个干净。

老金这才注意到，对方那只持碗的手，敢情与常人有些不同，包括他另一只手在内，十根手指的指尖，连同指甲，都作暗红、紫黑的那种颜色，看上去煞是可怖。老金心里希罕，却也不便出口询问……忽然一怔，才警觉到对方一双眼睛正向自己注视着。

四只眼睛交接的一霎，老金下意识又不禁打了个寒颤，白天上船时，他竟不曾注意到，敢情对方这个相公真的病了，而且还病势不轻。

苍白颜色的一张脸，显示着病魔的入侵，绝非朝夕之事，一双尚称灵活的眸子，固然是黑白分明，然而在其下眼泡处，也同他的十根尖指一样，郁积着浅浅的暗红色泽，这番奇异的色泽点缀，使得对方斯文的外表着了几许阴森、憔悴和病痛。

白头老金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若非是紧接着对方脸上所显现的微笑，他还真有点心里发毛。

“金老丈请坐，你有话要说么？”

抬起拖着肥大衣袖的一只手，指了一下舱里的座位，老金情不自禁地顺着他手指处就坐了下来。

“老丈喝茶。”

“是……不客气，不客气！”

一面说，老金就手拿起茶几上的茶壶，倒了半碗清茶，糊里糊涂地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“茶凉了。”

“噢，还好，还好……”

“今夜的月色不好。”

口音似岭南，却又带点云中，又稍掺有一点北地京里的那种韵味。

老金自信这一辈子干船上的活儿，大江南北都跑遍了却是一时听不出对方的真正发音所属，那种低沉却富有磁性的男音，出自对方斯文冷寂之口，虽是简短的几个字，却是铿锵有力，有不听不可的强迫感。

说到月色不好，对方已踱向窗前，推开了两扇临江的轩窗，一阵江风袭来，悬在舱里的那盏“八角银红双穗”纸灯，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，文案上的纸笔书篇，俱都大有动势，一霎间，颇有飞沙走石之态。

老金“啊”了一声，慌不迭地离座站起来，想去帮着对方关上窗户。

不劳费心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老金身子不过才站起来的当儿，舱房里却已恢复了原有的平静，那阵风像是只进来兜了个圈子，却又出去了。

并非是风停了，眼看着窗外浪花翻飞，其势不已，这小小边舱，一瞬间，却和煦如春。文案上的纸牒书篇，当顶上的八角挂灯……俱都在同一个时候，收住了耸动之势。

白头老金狠狠地眨了几下他的一双大眼，心里透着“玄”，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？

打量着当空在疾风行云中的那轮皓月，这个人深邃的目光，却转向附近水面，天是波谲云诡的，水也是波谲云诡的……连带着他的脸色也变成了那个样。

随后，他就不再对窗外感到什么兴趣了。关上了窗户，他发出了几声轻咳。

白头老金像是忽然警觉起来，打量着面前这个“讳莫如深”的人物：“这位相公，你敢是着了凉吧！”

摇摇头，对方脸上含着淡淡的笑：“你还是关心你的船吧！”

“还没请教相公贵姓？”

“我？”

一霎间，他脸上布满了凄凉，在他那双眼睛再次注视向老金时，后者顿时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沉寂气势所笼罩住，真后悔自己有此一问。

“你可以叫我水先生。”

“水……先生？”

“对了，江水海水，反正离不开水！”他脸上终于泛出了由衷的笑：“我在岭南吴家庄设过馆，教过书，你要是高兴，称我一声教书先生，我也不反对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老金咧着嘴嘿嘿笑道：“我看你相公就是个念书人的样子，水先生，你的病……”

水先生道：“夜深了！”

老金眨了一下眼，讷讷道：“是这样……前舱里住着的客人……”

水先生轻叹了一声道：“江上起风，只怕是多事之秋，老丈要注意了！”

白头老金皱了一下眉，心里真纳闷儿：这是怎么回事，不叫我说话。

“哼”了一声，老金再次开口道：“是这么回事，我来看水先生，是……”

“且慢……”水先生轻轻地摇了一下头。

老金不得不把下面的话吞在了肚子里，心里那股子别扭劲儿可就不用提了。

隐约间，像似传过来几声琴音，等到老金倾全力再听时，却又没有了。

经过了这么一搅和，老金要说的话是一句也说不出口，也没有兴趣再说了。

对方水先生这时竟然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像是要休息的样子。

白头老金叹了口气，站起来道：“天不早了，我走了！”
水先生连眼睛也没睁，微微地点了一下头。

风浪比先前更大了。

由于受到了前舱的客人、那位史大爷的嘱咐，老金和他儿子金七，以及伙计毛五都不敢随便走动，没事的时候，只是在舵旁坐着发愣。

毛五终于打破了沉寂道：“我就是想不透，住在大舱里的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，说是官面上的人吧，可又不像，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吧，更不像，只看看那个姓史的人五人六的样子就不像，真想不透这一家子！”

金七冷笑道：“你就少管闲事吧，反正人家坐船给钱，我们管他谁呢！”

毛五不好意思地笑笑道：“当然，咱们管也管不了啊，我只是心里纳闷儿，还有边舱的那位教书先生，也透着有点玄，怎么怪事都让我们给碰上了。”

白头老金默然无声地打着了火，点上了纸煤，吸了几口烟。

他眯着一双布满了皱纹的眼睛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站起来道：“咦！”

金七、毛五也都发现到了，三人顺眼看过去，只见一艘双桅平顶、模样新颖的中型快船正由后方快速驰来。

金七一惊道：“唷！这是干什么？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不过是转念的当儿，那艘快船已来到了眼前。

三人才看清了，敢情来船备有一座看似尖猛结实的菱形船首，那种模样大异常船，倒有几分与洞庭水师的战船酷似。

老金第一个发觉不妙，忙叫了一声：“快！”

三个人同时行动，以最快速度，一个人操起了一根长篙，猛地向着右舷扑了过去。

是时，那艘看似战舟的来船，已风驰电掣地来到了近前，老金等三人三根长篙各自施出了全身之力，猛地向着来船船头点了过去。

来船突然的现身，本就有几分奇特，以如此神速硬撞前船，更给人无限扑朔迷离，一时真摸不清是何居心。

三根长篙虽说是劲力十足，奈何对方来势至猛，其力万钧，甫一交接之下，只听见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金七手中长篙首先为之折断，老金、毛五二人手中篙虽不曾折断，要想阻住来船至猛的来势，却是不能，在甫一接触之初，已双双跌倒在地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

这条看似战舟的来船，好疾猛的势子，由于整个船身不曾悬有一盏明灯，黑乎乎一片，更不知是否有人蓄意操纵。总之，以眼前这番猛厉来势，一旦撞着了，大船必将绝无幸免之理。

老金哑着嗓子叫了一声，一个骨碌由地上翻起来，正待拼死命，再次以手中长篙向来船迎去。忽然面前人影一闪，一个熟悉的口音道：“闪开！”同时手里一阵子发热，手中长篙已被来人抢了过去。

惊慌中，老金方自看见来到面前的，正是那位史大爷，史大爷手上的长篙，已不顾一切地点向了来船的菱形船首，尽管如

此，看来其势仍然是慢了一点。

史大爷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眼看着他手中长篙在对方巨大撞力之下，有如弓也似地弯了过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紧急俄顷之际，耳听着大船上传出了一声女子的清叱，紧接着一连几声暴响传自来船，眼看着高悬来船的四面风帆一齐自空中桅杆上高高坠落下来。

四面帆，每一面都有两丈长宽，加上碗口粗细的横木一齐自空中猝然落下，其势端的惊人已极。

一连串的惊人大响声中，总算阻止住了来船的冲势，这艘船在猝然失去了主力下，再加上沉重的落帆之力，一时摇摆动荡着，激起了滔天的巨浪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老金等三人目睹这番情势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他们原以为无论如何难以躲过沉船的劫数，却万万想不到竟会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对方变生肘腋，竟会无故自落风帆，定住了来势，使得己方转危为安。

三个人只是怔怔地看着来船发傻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双手持篙的史大爷，想是在先前全力定船的一霎间用力过重，一张尖削的长脸，显示着沉重颜色，扔下了手上长篙，他一连咳了好几声，紧接着怒叱一声，右手一撩长衣下襟，“嗖”一声，已自腾身而起，向着对船掠身过去。

史大爷敢情身手不弱，休看他一大把的年岁，动作里却是透着“练家子”的利落。

来船上虽说是一片黝黑，却也逃不过史大爷尖锐的目光。他身子甫一落向来船，紧接着再次煞腰，第二次纵身而起，直扑向来船中舱。

猛可里两口钢刀夹着疾厉的刀风，分向史大爷左右两侧力劈下来。